



赵超构文集

[第五卷]

文匯出版社



赵超构文集

[第五卷]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超构文集/赵超构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9. 8

ISBN 7-80531-544-2

I. 赵… II. 赵… III. 赵超构—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244 号

赵超构文集·第五卷

(总六卷)

特约编辑/白子超 赵刘芭

孙式正 龚建星

责任编辑/叶义辉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虎林装订厂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字 数/3,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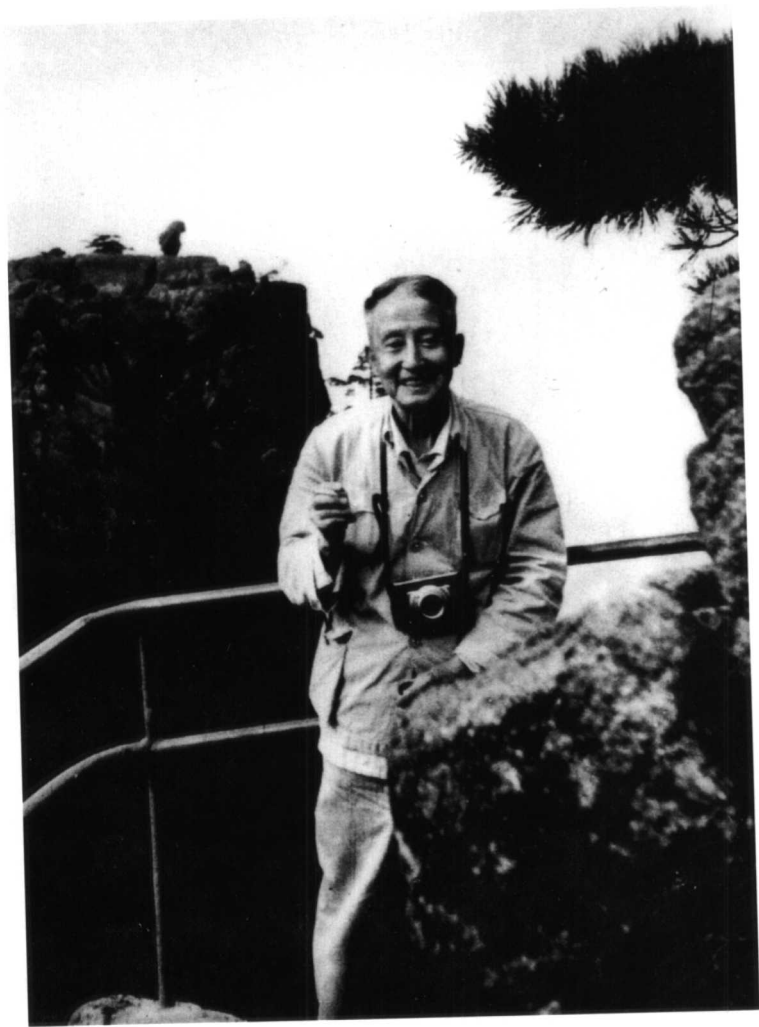
总 印 张/135.625

照 片/16 面

印 数/1-2000

ISBN7-80531-544-2/G·310

总 定 价/500.00 元



1979 年登上黄山，途中小憩



70年代末，与辞书出版社工作人员合影



1982年初春，新民晚报复刊后不久的一次业务讨论会，赵超构作重要发言



1983年6月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1984年5月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陆诒到中南海邓颖超家作客





1984年8月出席全国晚报会议，在新疆天池留影



1984年11月5日，上海新闻界热烈祝贺“赵超构笔耕五十周年”，有关领导、专家王元化、石西民等出席

编 选 说 明

1992年2月赵超构先生逝世以后,出版他的文集呼声日高,《新民晚报》当时的总编辑丁法章及顾问、前总编辑束纫秋十分重视,给予首肯。为此,报社新闻研究室负责收集了赵超构生前的绝大多数文章,总计350万字以上,并按先后顺序进行了初步整理。1998年3月,报社党委和编委会讨论、研究了“新民报—新民晚报70周年报庆”事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其中包括1999年9月9日创刊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赵超构文集》。具体编辑工作由新闻研究室负责,编辑小组成员有白子超、赵刘芭、孙式正、龚建星。

编辑小组经反复研究,并得到报社领导同意和批准,最终确定文集规模为6卷约250万字。

文集第一卷为赵超构1934年4月至1937年8月在南京《朝报》时所撰写的各类时评、政论。3年多时间,赵超构每日执笔著文,有时一天写两三篇,所以总数几达2000篇,近80万字。由于我们确定此期文章仅为一卷,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删去近一半。所选文章多为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评论,少数为经济问题、国际问题评论,除此以外,还注意选择了能够体现青年赵超构思想、观点、感情、性格以及可读性较强的文章。

文集第二卷为赵超构1938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种时评、杂文、随笔、长篇通讯《延安一月》等。此期文章大多数已收入,所缺者只是1941年少量文章与成都《新民报》上的部分文章。30年代末、40年代前半期赵

超构的精神风貌于此卷可大致得到展现。

文集第三卷为赵超构 1945 年 1 月至 1948 年 7 月在上海《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类时评、杂文、随笔。此期文章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已选入,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赵超构当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不过,诚如赵超构发表于 1946 年 7 月 22 日的《文章与人品》一文所说:“文章只能当作文章看,从文章推断人品,也往往是失败的;中国社会大概是受了‘以文取士’的毒害,过份的看重文章”,“我现在觉得,在这世上做人,言行不符大概是常态,言行一致倒是例外。”赵超构以曲折的杂文笔法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言论钳制,给自己的许多无法畅所欲言的文章下了一个使人心领神会的注脚。

文集第四卷为赵超构 1949 年 6 月至 1965 年 12 月在《新民晚报》发表的各类时评、杂文、随笔及少量其他文章。解放后 17 年赵超构所写的文章绝不止本卷编辑的这些,起码还有一半未选。主要理由是,许多文章诞生于众所周知的政治背景之下,于今看来已不太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酌情收入一些,聊备一格,以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况且,统统选入,多出一卷,违背出“文集”不出“全集”的初衷,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至“反右”前夕,赵超构写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我们大多选入。

文集第五第六卷为赵超构 1978 年至 1992 年初发表的杂文和少量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刊登在《新民晚报》上,只有少量发表于其他报刊。我们所能找到的赵超构晚年的文章,差不多均已编入这两卷。出于 6 卷本文集美观上的考虑,我们将赵超构 1985 年的文章以半年为界分别编进两卷,以求篇幅相对平衡,敬希鉴谅。

文集第六卷末尾有两个附录。其一为赵超构历年来的关于“怎样办晚报”的报告、讲话、发言,间有部分正式文章。我们是根

据《新民晚报》1992年内部印刷的《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一书编辑的,另外补充了少量的专门谈办报的文章和发言、讲话。文集中一些时评、杂文涉及到办报问题,我们没有另选出来。这个附录集中体现了赵超构的新闻思想,以及办报主张、观点、方法和技巧,是新闻界包括新闻理论界、新闻教育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二是晁鸥先生撰写的《赵超构生平简谱》。晁鸥先生研究赵超构多年,几易其年谱手稿,我们现选一简明稿本附录于文集之后,供读者参阅。

最后,再将一些具体问题说明如下:

1. 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赵超构解放前的少数文章于今已不大经得起推敲,或容易引起争议,因此编选时有所删汰,请读者给予理解。

2. 由于时间紧迫,现文集只是原文荟萃,未加注释。这自然会给读者阅读本文集带来许多不便,也只能请大家包涵。

3. 如前所述,赵超构文章基本上发表于《朝报》、《新民报—新民晚报》,刊载于其它报刊者很少,所以文集中只标明发表日期,同一天发表于两处或两报的文章只在后文注明日期,而均略去发表地点。

4. 赵超构一生所写,多为个人署名文章,且基本上都用笔名。解放前所用笔名计有沙、驼、沙驼、超、构、景、熏、若寒、铎等,其中使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沙”。解放后计有管平、文木、向红、林放等,其中主要是“林放”,自1951年始用,直至1992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影响很大,以至成为某种标志,“林放式杂文”即是。这些笔名本文集一律省略。

5. 我们的编辑原则之一是尽量保持文章原貌。除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外,其它如数字、标点等,基本上不变。至于大量的异体字,只要不发生歧义,原则上不改,如“智识(知识)”、“撕杀(厮杀)”、“刺戟(刺激)”等等;其它如“那(哪)”、“的(地)”等也未更动。

有些字词明显排错，如“挺(铤)而走险”、“蚤(趸)卖”、“寿展(辰)”，我们则加以改正。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三四十年代文章的原样，使有心人得以看出近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轨迹。

6. 早期报纸多有漫漶不清之处，复印之后愈加模糊，我们均根据上下文意思尽力校对，但难免有所错漏。个别地方实在无法知道是何内容，我们均以□表示。标点中的许多逗号、句号，难以辨别，我们只能根据文意加以标明。

7. 赵超构照片不多，前半生更少，选择照片，颇费周折。现除文集开头选登他晚年所喜欢的一张半身像之外，各卷都分别选用其相应年代的少量照片，以飨读者。另外，第一卷选用他的手迹一幅。

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原稿不清，是我们编辑文集时遇到的三大难题，尽管我们努力克服，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至盼读者诸君宽宥。

目 录

1978 年

毛主席教育了我·····	(3)
金缕曲 怀念周总理 ·····	(9)
“尾巴”翘得好快呀! ·····	(11)
这个题目出得好! ·····	(13)
花圈问题·····	(15)
问老子天下第几? ·····	(17)
延安—西安之旅·····	(19)
举此一隅·····	(25)
诤友·····	(27)

1979 年

对穷神宣战·····	(31)
“活账本”和电子计算机·····	(33)
春牛赞·····	(35)
以林冲的冤案为鉴·····	(36)
写在《三毛迎解放》重版的日子·····	(38)
“炮兵司令的儿子”与王小平的爸爸·····	(39)
清官的魅力·····	(41)
欣看山外山·····	(43)
清波桥头两只“熊”·····	(45)
恩怨抛大海 宏图上笔端·····	(47)

诗一首	(49)
-----------	--------

1980 年

论犹大	(53)
“福、禄、寿、喜”四星高照	(56)
思佳客	(58)
猴年欢呼孙大圣	(59)
“喜卜余生见太平”	(61)
欢迎回头的浪子	(63)
郭老谈庄子	(65)
花好月圆书长寿!	(67)
扫盲扫得怎么样?	(69)
读《说假话者戒》	(71)
假话是怎样流行无阻的?	(73)
受贿者如何?	(75)
好会风	(77)
西崽相	(79)
“老家伙”应当多说话	(81)
伽利略心有余悸	(83)

1981 年

新年的祝愿	(89)
改唐诗二首	(92)
欢迎共产党员谈端正党风	(94)
惜春春常在	(96)
门外汉的献礼	(98)
杂文之春	(100)
望乡之情	(102)

延安之风 山高水长	(105)
辛亥革命是爱国主义的胜利	(108)

1982 年

复刊的话	(113)
暂别归来	(114)
韩愈三上书	(116)
“难得糊涂”	(117)
写给“庙里来的”朋友	(119)
保卫“神童”	(120)
包公与伯乐	(122)
不耻最后	(124)
蔺相如的一件事	(126)
惊喜之余	(128)
博士的真假	(130)
我还要诅咒	(132)
再说“老家伙应当多说话”	(134)
追念魏克明同志	(136)
狗年抓耗子	(138)
肝胆相照贺新春	(140)
“宁左勿右”与“肝胆相照”	(142)
敬老	(144)
李万铭、陈梦犹比较论	(146)
小猫的屁股可以摸一摸了	(148)
甜食不宜供应过多	(150)
死且不朽	(152)
齐景公的幻想	(154)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156)

“为民作主”还是“以民为主”？	(158)
论“太平官”	(160)
大老鼠为什么不上钩？	(162)
森林的复兴	(164)
先打受贿者	(166)
小仙姑不必脸红	(168)
一定要称鲁迅为“同志”吗？	(170)
让法律女神抬起头来	(172)
割鸡焉用牛刀	(174)
武戏不妨文唱	(176)
真真假假	(177)
也谈周公馆	(179)
“汽车大王”的兴灭	(181)
最要紧的是铁面无私	(183)
巨人与小鼠	(185)
书记上街揩痕迹	(187)
有趣的穿凿	(189)
锄草还得种花	(191)
风雅不可丧节	(193)
雅官、雅贼与雅虎	(195)
逃票心理学	(197)
婆婆太多了	(199)
江东子弟今犹在	(201)
为看穿派进一言	(203)
过五关斩六将	(205)
铁面无私	(207)
拭目以待	(209)
愧对科赫	(211)

糖弹面面观	(213)
有感于《说岳全传》	(215)
话说“打击办”	(217)
《古文观止》叹观止矣	(219)
仁者之言	(221)
一帘之隔	(223)
他们得救了	(225)
扫墓杂感	(227)
花花公子的行情	(229)
一语便俗	(231)
周公馆	(233)
过犹不及	(235)
薈哥儿、芸哥儿之流	(237)
偷牛贼是怎样钻进来的？	(239)
宋玉说的话	(241)
说捧场	(242)
闲煞与忙煞	(244)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246)
不必夸耀	(248)
闲话博士	(250)
浩劫遗风	(251)
“精禽”与“斗士”	(253)
非其鬼而祭之	(255)
魔鬼还没有忘记“暴食”	(257)
还想再来一次“一亿玉碎”吗？	(259)
杂文之味	(261)
怎样写好这篇作文？	(263)
有这样一种人	(265)

做好事不妨留姓名	(267)
没有犯人的监狱	(269)
不减当年 胜似当年	(271)
知子莫若父	(273)
三个做爸爸的	(274)
“灵姑破案”及其他	(276)
临表涕泣	(278)
古人怎样看待“再嫁”？	(280)
说谎到底的厨师	(282)
还想“决心歌颂我们没有文化”吗？	(284)
也谈“人微言轻”	(286)
“下不为例”之风不可长	(288)
有没有“最佳年龄”？	(290)
重议“小费”	(292)
竟有这样的“玩笑”	(293)
“五讲”之外又一“讲”	(295)
说“牢骚”	(297)
关于“投鼠忌器”	(299)
“知耻近乎勇”	(301)
心中有“底”	(303)
一千万字	(305)
两亿字的消化问题	(307)
这一条最要紧	(309)
咱们工农有器量	(311)
不像话！	(313)
喜见“人格”又归来	(315)
“落实”何须乌纱帽？	(317)
从会场到街头	(319)